

集部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七十七

明 茅坤 撰

廬陵史鈔十七

論

嗚呼五代禮樂文章吾無取焉其後世有必欲知之者不可以遺也作司天職方考

司天考論

司天掌日月星辰之象周天一歲四時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行十日十二辰以為歷而謹察其變者以為占占者非常之兆也以驗吉凶以求天意以覺人事其術藏於有司歷者有常之數也以推寒暑以先天道以勉人事其法信於天下術有時而用法不可一日而差差之毫釐則亂天人之序乖百事之時蓋有國之所重也然自堯命羲和見於書中星閏餘略存其大法而三代中間千有餘歲遺文曠廢六經無所述而孔子之徒亦未嘗道也至於後世其學一出於陰陽之家

其事則重其學則末夫天人之際遠哉微矣而使一藝之士布算積分上求數千萬歲之前必得甲子朔旦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於子謂之上元以為歷始蓋自漢而後其說始詳見于世其源流所自止於如此是果堯舜三代之法歟皆不可得而考矣然自是以來歷家之術雖世多不同而未始不本于此五代之初因唐之故用崇玄歷至晉高祖時司天監馬重績始更造新歷不復推古上元甲子冬至七曜之會而起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為

上元用正月雨水為氣首初唐建中時術者曹士蔿始變古法以顯慶五年為上元雨水為歲首號符天歷然世謂之小歷祇行於民間而重績乃用以為法遂施于朝廷賜號調元歷然行之五年輒差不可用而復用崇玄歷周廣順中國子博士王處訥私撰明玄歷于家民間又有萬分歷而蜀有永昌歷正象歷南唐有齊政歷五代之際歷家可考見者止於此而調元歷法既非古明玄又止藏其家萬分止行於民間其法皆不足紀而

求昌正象齊政歴皆止用於其國今亦亡不復見世宗即位外伐僭叛内脩法度端明殿學士王朴通於歴數乃詔朴撰定歲餘朴奏曰臣聞聖人之作也在乎知天之變者也人情之動則可以言知之天道之動則當以數知之數之為用也聖人以之觀天道焉歲月日時由斯而成陰陽寒暑由斯而節四方之政由斯而行夫為國家者履端立極必體其元布政考績必因其歲禮動樂舉必正其朔三農百工必順其時五刑九伐必順其

氣庶務有為必從其日月是以聖人受命必治歷數故五紀有常度庶徵有常應正朔行之于天下也自唐之季凡歷數朝亂日失天垂將百載天之歷數汨陳而已陛下順考古道寅畏上天咨詢庶官振舉墜典臣雖非能者敢不奉詔乃包萬象以為法齊七政以立元測圭箭以候氣審朓朒以定朔明九道以步月校遲疾以推星考黃道之斜正辯天勢之昇降而交蝕詳焉夫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各有數合則化成矣陽之策三十

六陰之策二十四奇偶相命兩陽三陰同得七十二何則陰陽之數合七十二者化成之數也化成則謂之五行之數五行之得朞數過之者謂之氣盈不及者謂之朔虚至於應變分用無所不通故以七十二為經法經者常用之法也百者數之節也隨法進退不失舊位故謂之通法以通法進經法得七千二百謂之統法自元入經先用此法統歷之諸法也以通法進統法得七十二萬氣朔之下收分必盡謂之全率以通法進全率得

七千二百萬謂之大率而元紀生焉元者歲月日時皆甲子日月五星合在子當盈縮先後之中所謂七政齊矣古者植圭於陽城以其近洛也蓋尚慊其中乃在洛之東偏開元十二年遣使天下候影南距林邑北距横野中得浚儀之岳臺應南北弦居地之中大周建國定都於汴樹圭置箭測岳臺晷漏以為中數晷漏正則日之所至氣之所應得之矣日月皆有盈縮日盈月縮則後中而朔月盈日縮則先中而朔自古朓朒之法

率皆平行之數入歷既有前次而又衰稍不倫皇極舊術則迂迴而難用降及諸歷則疎遠而多失今以月離朓朒隨歷校定日躔朓朒臨用加減所得者入離定日也一日之中分為九限每限損益衰稍有倫朓朒之法可謂審矣赤道者天之紘帶也其勢圜而平紀宿度之常數焉黃道者日軌也其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去極二十四度當與赤道近則其勢斜當與赤道遠則其勢直當斜則日行宜遲當直則日行宜速故二分前後

加其度二至前後減其度九道者月軌也其半在黃道內半在黃道外去極遠六度出黃道謂之正交入黃道謂之中交若正交在秋分之宿中交在春分之宿則比黃道益斜若正交在春分之宿中交在秋分之宿則比黃道反直若正交中交在二至之宿則其勢差斜故校去二至二分遠近以考斜正乃得加減之數自古雖有九道之說蓋亦知而未詳徒有祖述之文而無推步之用今以黃道一周分為八節一節之中分為九道盡七

十二道而使日月無所隱其斜正之勢焉九道之法可謂明矣星之行也近日而疾遠日而遲去日極遠勢盡而留自古諸歴分段失實隆降無準今日行分尚多次日便留自留而退惟用平行仍以入段行度為入歴之數皆非本理遂至乖戾今校逐日行分積以為變段然後自疾而漸遲勢盡而留自留而行亦積微而後多別立諸段變歴以推變差俾諸段變差際會相合星之遲疾可得而知之矣自古相傳皆謂去交十五度以下則

日月有蝕殊不知月月之相掩與闇虛之所射其理有異今以日月徑度之大小校去交之遠近以黄道之斜正天勢之昇降度仰視旁視之分數則交虧得其實矣臣考前世無食神首尾之文近自司天卜祝小術不能舉其大體遂為等接之法蓋從假用以求徑捷於是乎交有逆行之數後學者不能詳知因言歷有九曜以為注歷之常式今並削而去之謹以步日步月步星步發斂為四篇合為歷經一卷歷十一卷草三卷顯德三年

七政細行歴一卷以為欽天歴昔在帝堯欽若昊天陛下考歴象日月星辰唐堯之道也天道玄逺非微臣之所盡知世宗嘉之詔司天監用之以明年正月朔旦為始

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備予述本紀書人而不書天子何敢異於聖人哉其文雖異其意一也自堯舜三代以来莫不稱天以舉事孔子删詩書不去也蓋聖人不絶天於人亦不以天參人絶天於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

則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春秋雖書日蝕星變之類孔子未嘗道其所以然者故其弟子之徒莫得有所述於後世也然則天果與於人乎果不與於人乎曰天吾不知質諸聖人之言可也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此聖人極論天人之際最詳而明者也其於天地鬼神以不可知為言其可知者人而已夫日中則昃盛衰必復天吾不知吾見其虧益於物者矣草木之成者變而衰落

之物之下者進而流行之地吾不知吾見其變流於物者矣人之貪滿者多禍其守約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吾見人之禍福者矣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則因其著於物者以測之故據其迹之可見者以為言曰虧益曰變流曰害福若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惡其知與不知異辭也參而會之與人無以異也其果與於人乎不與於人乎則所不知也以其不可知故常尊而遠之以其與人無所異也則修吾人事而已人事者天意也

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未有人心悅於下而天意怒於上者未有人理逆於下而天道順於上者然則王者君天下子生民布德行政以順人心是之謂奉天至於三辰五星常動而不息不能無盈縮差忒之變而占之有中有不中不可以爲常者有司之事也本紀所述人君行事詳矣其興亡治亂可以見至於三辰五星逆順變見有司之所占者故以其官誌之以備司天之所考嗚呼聖人既沒而異端起自秦漢以來學者

惑於災異矣天文五行之說不勝其繁也予之所述不得不異乎春秋也考者可以知焉

職方考論

太史公諸王表序為絕佳而歐公職方論似勝

須千百隻眼始得之

嗚呼自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後世鑒古矯失始郡縣天下而自秦漢以來為國孰與三代長短及其亡也未始不分至或無地以自存焉蓋得其要則雖萬國

而治失其所守則雖一天下不能以容豈非一本於道德哉唐之盛時雖名天下為十道而其勢未分既其衰也置軍節度號為方鎮鎮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其兵驕則逐帥帥强則叛上土地為其世有干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勢自兹而分然唐自中世多故矣其興衰救難常倚鎮兵扶持而侵淩亂亡亦終以此豈其利害之理然歟自僖昭以来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别為十一南有吳浙荆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

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為梁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于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為唐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于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九州以為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于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合一百六州以為漢郭氏代漢十州入于劉旻世宗取秦鳳

階成瀛漠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為周宋興因之此中國之大略也其餘外屬者彊弱相并不常其得失至于周末閩已先亡而在者七國自江以下二十一州為南唐自劍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為蜀自湖南北十州為楚自浙東西十三州為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為南漢自太原以北十州為東漢而荆歸陝三州為南平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八州而軍不在焉唐之封疆遠矣前史備載

而羈縻寄治虛名之州在其間五代亂世文字不完而時有廢省又或陷于夷狄不可考究其詳其可見者具之如譜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七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七十八至八十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温汝适

謄録監生臣吴　銓

欽定四庫全書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七十八

明 茅坤 撰

廬陵史鈔十八

世家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黥髡盜販衮冕峩巍呉暨南唐姦豪竊攘蜀險而富漢險而貧貧能自强富者先亡閩陋荆慼楚開蠻服剥剽弗堪呉越其尤牢牲視人

嶺蛋遭劉百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絶風氣不通語曰清風興羣陰伏日月出爝火息故真人作而天下同作十國世家

楊行密世家

傳行密始末如晝不減史漢

楊行密字化源廬州合肥人也為人長大有力能手舉百觔唐乾符中江淮羣盜起行密以為盜見獲刺史鄭棨奇其狀貌釋縛縱之後應募為州兵戍朔方遷隊長

歲滿戍還而軍吏惡之復使出戍行密將行過軍吏舍軍吏陽為好言問行密何所欲行密奮然曰惟少公頭爾即斬其首攜之而出因起兵為亂自號八營都知兵馬使刺史郎幼復棄城走行密遂據廬州中和三年唐即拜行密廬州刺史淮南節度使高駢為畢師鐸所攻駢表行密行軍司馬行密率兵數千赴之行至天長師鐸已囚駢召宣州秦彥入揚州行密不得入屯于蜀岡師鐸率衆數萬出擊行密行密陽敗棄營走師鐸兵

飢乘勝爭入營收軍實行密反兵擊之師鐸大敗單騎走入城遂殺高駢行密聞駢死縞軍向城哭三日攻其西門彥及師鐸奔于東塘行密遂入揚州是時城中倉廩空虛飢民相殺而食其夫婦父子自相牽就屠賣之屠者刲剔如羊豕行密不能守欲走而蔡州秦宗權遣其弟宗衡掠地淮南彥及師鐸還自東塘與宗衡合行密閉城不敢出已而宗衡為偏將孫儒所殺儒攻高郵破之行密益懼其客袁襲曰吾以新集之衆守空城而

諸將多驕舊將非有厚恩素信力制而心服之也今儒兵方盛所攻必克此諸將持兩端因彊弱擇向背之時也海陵鎮使高霸驕之舊將必不為吾用行密乃以軍令名霸霸率其兵入廣陵行密欲使霸守天長襲曰吾以疑霸而名之其可復用乎且吾能勝儒無所用霸不幸不勝天長豈吾有哉不如殺之以并其衆行密因犒軍擒霸族之得其兵數千已而孫儒殺秦彥畢師鐸并其兵以攻行密行密欲走海陵襲曰海陵難守而廬州

吾舊治也城廩完實可為後圖行密乃走廬州久之未知所向問襲曰吾欲卷甲倍道西取洪州可乎襲曰鍾傳新得江西勢未可圖而秦彥之入廣陵也召池州刺史趙鍠委以宣州今彥且死鍠失所恃而守宣州非其本志且其為人非公敵此可取也行密乃引兵攻鍠戰于曷山大敗之進圍宣州鍠棄城走追及殺之行密遂入宣州龍紀元年唐拜行密宣州觀察使行密遣田頵安仁義李神福等攻浙西取蘇常潤州二年取滁和州

景福元年取楚州孫儒自逐行密入廣陵久之亦不能守乃焚其城殺民老疾以餉軍驅其衆渡江號五十萬以攻行密諸將田頵劉威等遇之輒敗行密欲走銅官其客戴友規曰儒来氣鋭而兵多蓋其鋒不可當而可以挫其衆不可敵而可久以敝之若避而走是就擒也劉威亦曰背城堅栅可以不戰疲之行密以為然久之儒兵飢又大疫行密悉兵擊之儒敗被擒將死仰頋見威曰聞公為此策以敗我使我有將如公者其可敗耶

行密收儒餘兵數千以皂衣蒙甲號黑雲都常以為親軍是歲復入揚州唐拜行密淮南節度使乾寧二年加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密以田頵守宣州安仁義守潤州昇州刺史馮宏鐸來附分遣頵等攻掠自淮以南江以東諸州皆下之進攻蘇州擒其刺史成及四年兖州朱瑾奔于行密初瑾為梁所攻求救于晉晉遣李承嗣將勁騎數千助瑾瑾敗因與俱奔行密行密兵皆江淮人淮人輕弱得瑾勁騎而兵益振是歲梁太

祖遣葛從周龎師古攻行密壽州行密擊敗梁兵清口殺師古而從周收兵走追至渒河又大敗之五年錢鏐攻蘇州及周本戰于白方湖本敗蘇州復入于越天復元年遣李神福攻越戰臨安大敗之擒其將顧全武以歸二年馮宏鐸叛襲宣州及田頵戰于曷山宏鐸敗將入于海行密自至東塘邀之使人謂宏鐸曰勝敗用兵常事也一戰之衂何苦自棄下海島吾府雖小猶足容君弘鐸感泣行密從十餘騎馳入其軍以弘鐸歸為節度

副使以李神福代宏鐸爲昇州刺史是歲唐昭宗在岐遣江淮宣諭使李儼拜行密東面諸道行營都統檢校太師中書令封吳王三年以李神福爲鄂岳招討使以攻杜洪荆南成汭救洪神福敗之于君山梁兵攻青州王師範來求救遣王茂章救之大敗梁兵殺朱友寧友寧梁太祖子也太祖大怒自將以擊茂章兵號二十萬復爲茂章所敗田頵叛襲昇州執李神福妻子歸于宣州行密名神福以討頵頵遣其將王壇逆之又遣神福

書以其妻子招之神福曰吾以一卒從吳王起事今為大將忍背德而顧妻子乎立斬其使以自絕軍士聞之皆感奮行至吉陽磯顒執神福子承鼎以招之神福叱左右射之遂敗壇兵于吉陽行密別遣臺濛擊顒顒敗死初顒及安仁義朱延壽等皆從行密起微賤及江淮甫定思漸休息而三人者皆猛悍難制頗欲除之未有以發天復二年錢鏐為其將許再思等叛而圍之再思召顒攻鏐杭州垂克而行密納鏐賂命顒解兵顒恨之

顒嘗計事廣陵行密諸將多就顒求賂而獄吏亦有所求顒怒曰吏欲我下獄耶歸而遂謀反仁義聞之亦反焚東塘以襲常州常州刺史李遇出戰望見仁義大罵之仁義止其軍曰李遇乃敢辱我如此其必有伏兵乃引軍却而伏兵果發追至夾岡仁義解甲植幟而食遇兵不敢追仁義復入潤州行密遣王茂章李德誠米志誠等圍之吳之軍中推朱瑾善槊志誠善射皆為第一而仁義常以射自負曰志誠之弓十不當瑾槊之一瑾

槊之十不當仁義弓之一每與茂章等戰必命中而後發以此吳兵畏之不敢近行密亦欲招降之仁義猶豫未決茂章乘其怠穴地道而入執仁義斬于廣陵延壽者行密夫人朱氏之弟也頗及仁義之將叛也行密疑之乃陽為目疾每接延壽使者必錯亂其所見以示之嘗行故觸柱而仆朱夫人扶之良久乃蘇泣曰吾業成而喪其目是天廢我也吾兒子皆不足以任事得延壽付之吾無恨矣夫人喜急召延壽延壽至行密迎之寢

門刺殺之出朱夫人以嫁之天祐二年遣劉存攻鄂州焚其城城中兵突圍而出諸將請急擊之存曰擊之復入則城愈固聽其去城可取也是日城破執杜洪斬于廣陵九月梁兵攻破襄州趙匡凝奔于行密十一月行密卒年五十四謚曰忠武子渥立溥僭號追尊行密為太祖武皇帝陵曰興陵

嗚呼盜亦有道信哉行密之書稱行密為人寛仁雅信能得士心其將蔡儔叛于廬州悉毀行密墳墓及儔敗

而諸將皆請毀其墓以報之行密嘆曰儔以此為惡吾豈復為耶嘗使從者張洪負劍而侍洪拔劍擊行密不中洪死復用洪所善陳紹負劍不疑又嘗罵其將劉信信忿奔孫儒行密戒左右勿追曰信豈負我者耶其醉而去醒必復来明日果来行密起于盜賊其下皆驍武雄暴而樂為之用者以此也故二世四主垂五十年及渥已下政在徐温於此之時天下大亂中國之禍篡弑相尋而徐氏父子區區詐力裴回三主不敢輕取之何

也豈其恩威亦有在人者歟

李煜世家

煜本末不足觀而歐公序次其驕侈削弱處可涕

煜字重光初名從嘉景第六子也煜為人仁孝善屬文工書畫而豐額駢齒一目重瞳子自太子冀已上五子皆早卒煜以次封吳王建隆二年景遷南都立煜為太子留監國景卒煜嗣立於金陵母鍾氏父名泰章煜尊母曰聖尊后立妃周氏為國后封弟從善韓王從益鄭

王從謙宜春王從度昭平郡公從信文陽郡公大赦境內遣中書侍郎馮延魯修貢于朝廷令諸司四品以下無職事者日二員待制於內殿三年泉州留從效卒景之稱臣於周也從效亦奉表貢獻于京師世宗以景故不納從效聞景遷洪州懼以為襲已遣其子紹基納貢于金陵而從效病卒泉人因并送其族于金陵推立副使張漢思漢思老不任事州人陳洪進逐之自稱留後煜即以洪進為節度使乾德二年始用鐵錢民間多藏匿舊

錢舊錢益少商賈多以十鐵錢易一銅錢出境官不可禁煜因下令以一當十拜韓熙載中書侍郎勤政殿學士封長子仲遇清源公次子仲儀宣城公五年命兩省侍郎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勤政殿學士分夕於光政殿宿直煜引與談論煜嘗以熙載盡忠能直言欲用為相而熙載後房妓妾數十人多出外舍私侍賓客煜以此難之左授熙載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載盡斥諸妓單車上道煜喜留之復其位已而諸妓稍稍復還煜曰吾

無如之何矣是歲熙載卒煜嘆曰吾終不得熙載為相也欲以平章事贈之問前世有此比否羣臣對曰昔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遂贈熙載平章事熙載北海將家子也初與李穀相善明宗時熙載南奔吴穀送至正陽酒酣臨訣熙載謂穀曰江左用吾為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國用吾為相取江南如探囊中物爾及周師之征淮也命穀為將以取淮南而熙載不能有所為也開寶四年煜遣其弟韓王從善朝京師遂留不遣煜

手疏求從善還國太祖皇帝不許煜嘗怏怏以國蹙為憂日與臣下酣晏愁思悲歌不已五年煜下令貶損制度下書稱教改中書門下省為左右内史府尚書省為司會府御史臺為司憲府翰林為文館樞密院為光政院諸王皆為國公以尊朝廷煜性驕侈好聲色又喜浮圖高談不恤政事六年内史舍人潘佑上書極諫煜收下獄佑自縊死七年太祖皇帝遣使召煜赴闕煜稱疾不行王師南征煜遣徐鉉周惟簡等奉表朝廷求緩師

不答八年十二月王師克金陵九年煜俘至京師太祖赦之封煜違命侯拜左千牛衛將軍其後事具國史予世家江南其故老多能言李氏時事云太祖皇帝之出師南征也煜遣其臣徐鉉朝于京師鉉居江南以名臣自負其来也欲以口舌馳説存其國其日夜計謀思慮言語應對之際詳矣及其將見也大臣亦先入請言鉉博學有材辯宜有以待之太祖笑曰第去非爾所知也明日鉉朝于廷仰而言曰李煜無罪陛下師出無名太

祖徐名之升使畢其説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柰何見伐其説累數百言太祖曰爾謂父子者為兩家可乎鉉無以對而退

嗚呼大哉何其言之簡也蓋王者之興天下必歸于一統其可來者来之不可者伐之僭偽假竊期于掃蕩一平而後已予讀周世宗征淮詔怪其區區攟摭前事務較曲直以為辭何其小也然世宗之英武有足喜者豈為其辭者之過歟

王衍世家

衍字化源建十一子曰衛王宗仁簡王元膺趙王宗紀幽王宗輅韓王宗智莒王宗特信王宗傑魯王宗鼎興王宗澤薛王宗平而鄭王宗衍最幼其母徐賢妃也以母寵得立為皇太子開崇賢府置官屬後更曰天策府衍為人方頤大口垂手過膝顧目見耳頗知學問能為浮艷之詞元膺死建以幽王宗輅貌類已信王宗傑於諸子最材賢欲於兩人擇立之而徐妃專寵建老昏耄

妃與宦者唐文扆教相士言衍相最貴又諷宰相張格
贊成之衍由是得為太子建卒衍立謚建曰神武聖文
孝德明惠皇帝廟號高祖陵曰永陵建正室周氏號昭
聖皇后後建數日而卒衍因尊其母徐氏為皇太后后
妹淑妃為皇太妃太后太妃以教令賣官自刺史以下
每一官闕必數人並爭而入錢多者得之通都大邑起
邸店以奪民利衍年少荒淫委其政於宦者宋光嗣光
葆景潤澄王承休歐陽晃田魯儔等而以韓昭潘在迎

顧在洵嚴旭等為狎客起宣華苑苑有重光太清延昌會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宮降真蓬萊丹霞之亭飛鸞之閣瑞獸之門又作怡神亭與諸狎客婦人日夜酣飲其中嘗以九日宴宣華苑嘉王宗壽以社稷為言言發流涕韓昭等曰嘉王酒悲爾諸狎客共以慢言謔嘲之坐上諠然衍不能省也蜀人富而喜遨當王氏晚年俗競為小帽僅覆其頂俛首即墮謂之危腦帽衍以為不祥禁之而衍好戴大帽每微服出游民間民間以大帽識

之因令國中皆戴大帽又好褁尖巾其狀如錐而後宫
皆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冠其髻髽然更施朱
粉號醉粧國中之人皆效之嘗與太后太妃游青城山
宫人衣服皆畫雲霞飄然望之若仙衍自作甘州曲述
其僊狀上下山谷衍常自歌而使宫人皆和之衍立之
明年改元乾德乾德元年正月祀天南郊大赦加尊號
為聖德明孝皇帝二年冬北廵至于西縣旌旗戈甲連
亘百餘里其還也自閬州浮江而上龍舟畫舸照耀江

水所在供億人不堪命三年正月還成都五年起上清宫塑王子晉像尊以為聖祖至道玉宸皇帝又塑建及衍像侍立於其左右又於正殿塑玄元皇帝及唐諸帝備法駕而朝之六年以王承休為天雄軍節度使天雄軍秦州也承休以宦者得幸為宣徽使承休妻嚴氏有絶色衍通之是時唐莊宗滅梁蜀人皆懼莊宗遣李嚴聘蜀衍與俱朝上清而蜀都士庶簾帷珠翠夾道不絶嚴見其人物富盛而衍驕淫歸乃獻策伐蜀明年唐魏

王繼岌郭崇韜伐蜀是歲衍改元曰咸康衍自立歲常獵于子來山是歲又幸彭州陽平化漢州三學山以王承休妻嚴氏故十月幸秦州羣臣切諫衍不聽衍至梓童大風發屋拔木太史曰此貪狼風也當有敗軍殺將者衍不省衍至緜谷而唐師入其境衍懼遽還唐師所至州縣皆迎降衍留王宗弼守緜谷遣王宗勳宗儼宗昱率兵以拒唐師宗勳等至三泉望風退走衍詔宗弼誅宗勳等宗弼反與宗勳等合謀送欵於唐師衍自緜

谷還至成都百官及後宮迎謁七里亭衍雜宫人作回鶻隊以入明日御文明殿與其羣臣相對涕泣而宗弼亦自緜谷馳歸登大玄門收成都尹韓昭宦者宋光嗣景潤澄歐陽晃等殺之函首送于繼岌衍即上表乞降宗弼遷衍于天啓宫魏王繼岌至成都衍君臣面縛輿櫬出降于七里亭莊宗名衍入洛賜衍詔曰固當列土而封必不薄人于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衍捧詔忻然就道卒其宗族及偽宰相王鍇張格庾傳素許寂翰林

學士李昊等及諸將佐家族數千人以東同光四年四月行至秦川驛莊宗用伶人景進計遣宦者向延嗣誅其族衍母徐氏臨刑呼曰吾兒以一國迎降反以為戮信義俱棄吾知其禍不旋踵矣衍妾劉氏鬒髮如雲而有色行刑者將免之劉氏曰家國喪亡義不受辱遂就死宗弼本姓魏名弘夫建録為養子建攻顧彦暉宗弼常以建語泄之彦暉者彦暉敗建待之如初建病且卒宗弼守太師兼中書令判六軍輔政衍已降宗弼以蜀

珍寶奉魏王及郭崇韜求為西川節度使魏王曰此我家物也何用獻為居數日為崇韜所殺宗壽許州民家子也建以同姓録之為子宗壽好學工琴奕為人恬退喜道家之術事建時為鎮江軍節度使衍既立宗壽為太子太保奉朝請以煉丹養氣自娱衍為淫亂獨宗壽常切諫之後為武信軍節度使唐師伐蜀所在迎降魏王常以書招之獨宗壽不降聞衍已銜壁大慟從衍東遷至岐陽以賄賂守者得入見衍衍泣下霑襟曰早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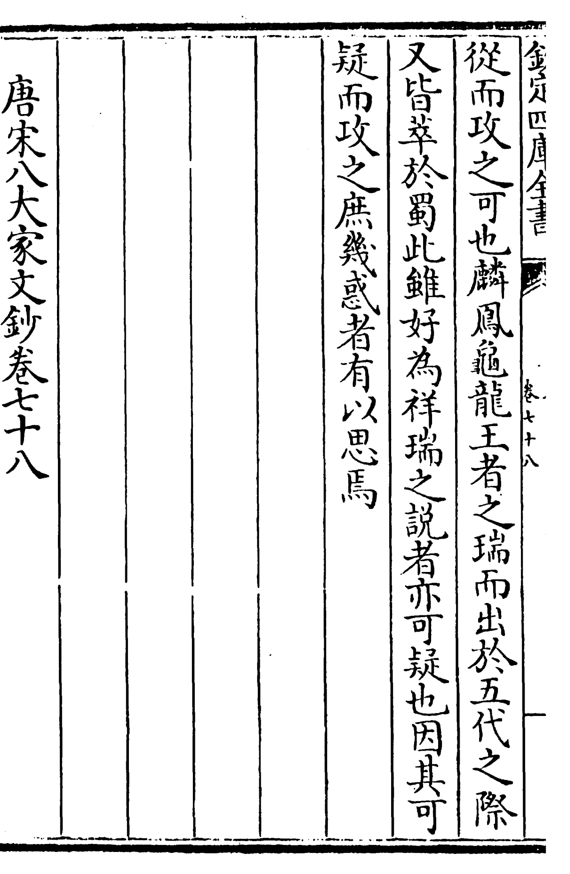
王言豈有今日衍死宗壽至澠池聞莊宗遇弒亡入熊耳山天成二年出詣京師上書求衍宗族葬之明宗嘉其忠以為保義軍行軍司馬封衍順正公許以諸侯禮葬宗壽得王氏十八喪葬之長安南三趙村

嗚呼自秦漢以来學者多言祥瑞雖有善辯之士不能袪其惑也予讀蜀書至於龜龍麟鳳騶虞之類世所謂王者之嘉瑞莫不畢出於其國異哉然考王氏之所以興亡成敗者可以知之矣或以為一王氏不足以當之

則視時天下治亂可以知之矣龍之為物也以不見為神以升雲行天為得志今偃然暴露其形是不神也不上於天而下見於水中是失職也然其一何多歟可以為妖矣鳳皇鳥之遠人者也昔舜治天下政成而民悅命夔作樂樂聲和鳥獸聞之皆鼓舞當是之時鳳皇適至舜之史因并記以為美後世因以鳳來為有道之應其後鳳皇數至或出於庸君繆政之時或出於危亡大亂之際是果為瑞哉麟獸之遠人者也昔魯哀公出獵

得之而不識蓋索而獲之非其自出也故孔子書於春秋曰西狩獲麟者譏之也西狩非其遠也獲麟惡其盡取也狩必書地而哀公馳騁所涉地多不可徧以名舉故書西以包衆地謂其舉國之西皆至也麟人罕識之獸也以見公之窮山竭澤而盡取至於不識之獸皆搜索而獲之故曰譏之也聖人已沒而異端之說興乃以麟為王者之瑞而附以符命讖緯詭怪之言鳳嘗出於舜以為瑞猶有說也及其後出於亂世則可以知其非

瑞矣若麟者前有治世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世未嘗一出其一出而當亂世然則孰知其為瑞哉龜玄物也汙泥川澤不可勝數其死而貴於卜官者用適有宜爾而戴氏禮以其在宮沼為王者難致之瑞戴禮雜出於諸家其失亦以多矣騶虞吾不知其何物也詩曰吁嗟乎騶虞賈誼以為騶者文王之囿虞虞官也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之為獸者其出於近世之說乎夫破人之惑者難與爭於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然後



從而攻之可也麟鳳龜龍王者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萃於蜀此雖好為祥瑞之説者亦可疑也因其可疑而攻之庶幾惑者有以思焉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七十八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七十九

明 茅坤 撰

廬陵史鈔十九

世家

錢鏐世家

吴越世序錢王初起處有生色及錢王畧地立國處不足觀覽豈吴越王無他大畧耶抑亦史

官亡之耶于吴人也録之見其創迹云

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也臨安里中有大木鏐幼時與羣兒戲木下鏐坐大石指麾羣兒為隊伍號令頗有法羣兒皆憚之及壯無賴不喜事生業以販鹽為盜縣録事鍾起有子數人與鏐飲博起嘗禁其諸子諸子多竊從之遊豫章人有善術者望牛斗間有王氣牛斗錢塘分也因遊錢塘占之在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陰求其人起與術者善術者私謂起曰占君縣有貴

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為置酒悉名縣中賢豪為會陰令術者徧視之皆不足當術者過起家鏐適從外来見起反走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真貴人也起笑曰此吾旁舍錢生爾術者召鏐至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者因此人也乃慰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因與起訣曰吾求其人者非有所欲也直欲質吾術爾明日乃去起始縱其子等與鏐遊時時貸其窮乏鏐善射與槊稍通圖緯諸書唐乾符二年浙

西裨將王郢作亂石鑑鎮將董昌募鄉兵討賊表鏐偏將擊郢破之是時黄巢衆已數千攻掠浙東至臨安鏐曰今鎮兵少而賊兵多難以力禦宜出奇兵邀之乃與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皆單騎鏐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鏐引勁卒蹂之斬首數百級鏐曰此可一用爾若大衆至何可敵耶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里地名也告道旁媪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屯八百里矣巢衆至聞媪語不知其地名皆曰嚮十餘卒不可敵

況八百里乎遂急引兵退都統髙駢聞巢不敢犯臨安壯之名董昌與鏐俱至廣陵久之駢無討賊意昌等不見用辭還駢表昌杭州刺史是時天下已亂昌乃團諸縣兵為八都以鏐為都指揮使成及為靖江都將中和二年越州觀察使劉漢宏與昌有隙漢宏遣其弟漢宥都虞候辛約屯兵西陵鏐率八都兵渡江竊敵軍號斫其營營中驚擾因焚之漢宥等皆走漢宏復遣將黄珪何肅屯諸暨蕭山鏐皆攻破之與漢宏遇戰大敗之殺

何肅辛約漢宏易服持膾刀以遁追者及之漢宏曰我宰夫也舉刀視之乃免四年僖宗遣中使焦居璠為杭越通和使詔昌及漢宏罷兵皆不奉詔漢宏遣其將朱褒韓公玫施堅實等以舟兵屯望海鏐出平水成及夜率奇兵破褒等於曹娥埭進屯豐山施堅實等降遂攻破越州漢宏走台州台州刺史執漢宏送于鏐斬于會稽族其家鏐乃奏昌代漢宏而自居杭州光啓三年拜鏐左衛大將軍杭州刺史昌越州觀察使是歲畢師鐸

因高駢淮南大亂六合鎮將徐約攻取蘇州潤州牙將劉浩逐其帥周寶寶奔常州浩擁度支催勘官薛朗為帥鏐遣都將成及杜稜等攻常州取周寶以歸鏐具軍禮郊迎館寶千樟亭寶病卒稜等進攻潤州逐劉浩執薛朗剖其心以祭寶然後遣其弟銶攻徐約約敗走入海追殺之昭宗拜鏐杭州防禦使是時楊行密孫儒爭淮南與鏐戰蘇常間久之儒為行密所敗行密據淮南取潤州而鏐亦取蘇常唐升越州威勝軍以董昌為節

度使封隴西郡王杭州武威軍拜鏐都團練使以成及為副使及字宏濟與鏐同事攻討謀多出於及而鏐以女妻及子仁琇鏐乃以杜稜阮結顧全武等為將校沈崧皮光業林鼎羅隱為賓客景福二年拜鏐鎮海軍節度使潤州刺史乾寧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年越州董昌反昌素愚不能決事臨民訟以骰子擲之而勝者為直妖人應智王温巫韓媪等以妖言惑昌獻鳥獸為符瑞牙將倪德儒謂昌曰曩時謠言有羅平鳥主

越人禍福民間多圖其形禱祀之視王書名與圖類因出圖以示昌昌大悅乃自稱皇帝國號羅平改元順天分其兵為兩軍中軍衣黄外軍衣白銘其衣曰歸義副使黄竭切諫昌以為不可昌大怒使人斬碣持其首至罵曰此賊負我好聖明時三公不肯作乃自求死耶投之溷中昌乃以書告鏐鏐以昌反狀聞昭宗下詔削昌官爵封鏐彭城郡王浙江東道招討使鏐曰董氏於吾有恩不可遽伐乃以兵三萬屯迎恩門遣其客沈滂諭

昌使改過昌以錢二百萬犒軍執應智等送軍中自請待罪鏐乃還兵昌復拒命遣其將陳郁崔温等屯香嚴石偡乞兵於楊行密行密遣安仁義救昌鏐遣顧全武攻昌斬崔温昌所用諸將徐珣湯臼袁邠等皆庸人不知兵遇全武輒敗昌兒子真驍勇善戰全武等攻之逾年不能克真與其裨將刺羽有隙刺羽譖之昌殺真兵乃敗全武執昌歸杭州行至西小江昌顧其左右曰吾與錢公俱起鄉里吾嘗為大將今何面目復見之乎左

右相對泣下因瞋目大呼投水死昭宗以宰相王溥鎮越州溥請授鏐乃改威勝軍為鎮東軍拜鏐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中書令賜鐵券恕九死鏐如越州受命還治錢塘號越州為東府光化元年移鎮海軍於杭州加鏐檢校太師改鏐鄉里曰廣義鄉勳貴里鏐素所居營曰衣錦營婺州刺史王壇叛附于淮南楊行密遣其將康儒應壇因攻睦州鏐遣其弟銶敗儒於軒渚壇奔宣州昭宗詔鏐圖形凌烟閣升衣錦營為衣錦

城石鑑山曰衣錦山大官山曰功臣山鏐遊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號其幼所嘗戲大木曰衣錦將軍天復二年封鏐越王鏐巡衣錦城武勇右都指揮使徐綰與左都指揮使許再思叛焚掠城郭攻内城鏐子傳瑛及其將馬綽陳為等閉門拒之鏐歸至北郭門不得入成及代鏐與綰戰斬首百餘級綰屯龍興寺鏐微服踰城而入遣馬綽王榮杜建徽等分屯諸門使顧全武備東府全武曰東府不足慮可慮者淮南爾綰急必召

淮兵淮兵至患不細矣楊公大丈夫今以難告必能閔
我鏐以為然全武曰獨行事必不濟請擇諸公子可行
者鏐曰吾嘗欲以元璙婚楊氏乃使隨全武如廣陵綰
果名田頵於宣州全武等至廣陵行密以女妻元璙亟
名頵還頵取鏐錢百萬質鏐子元瓘而歸天祐元年封
鏐吳王鏐建功臣堂立碑紀功列賓佐將校名氏於碑
陰者五百人四年升衣錦城為安國衣錦軍梁太祖即
位封鏐吳越王兼淮南節度使客有勸鏐拒梁命者鏐

笑曰吾豈失為孫仲謀耶遂受之太祖嘗問吳越進奏吏曰錢鏐平生有所好乎吏曰好玉帶名馬太祖笑曰真英雄也乃以玉帶一匣打毬御馬十匹賜之江西危全諷等為楊渥所敗信州危仔倡奔於鏐鏐惡其姓改曰元開平二年加鏐守中書令改臨安縣為安國縣廣義鄉為衣錦鄉三年加守太保楊渥將周本陳章圍蘇州鏐遣其弟鋸鏢救之淮兵為水柵環城以銅鈴繫網沈水中斷潛行者水軍卒司馬福多智而善水行乃先

以巨竹觸網淮人聞鈴聲遂舉網福乃過入城中其出也亦然乃取其軍號内外夾攻號令相應淮人以為神遂大敗之本等走擒其將閭邱直何明等四年鏐游衣錦軍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掛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斗牛無孛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乾化元年加鏐守尚書令兼淮南宣潤等道四面行營都統立生祠於衣錦軍鏐弟鏢居湖州擅殺戍將潘長懼罪奔于淮南二年梁郢王友珪立册尊鏐尚父末帝貞明三年加鏐

天下兵馬都元帥開府置官屬四年楊隆演取虔州鏐始由海路入貢京師龍德元年賜鏐詔書不名唐莊宗入洛鏐遣使貢獻求玉册莊宗下其議於有司羣臣皆以為非天子不得用玉册郭崇韜尤謂不可既而許之乃賜鏐玉册金印鏐因以鎮海等軍節度授其子元瓘自稱吳越國王更名所居曰宮殿府曰朝官屬皆稱臣起玉册金券詔書三樓於衣錦軍遣使册新羅渤海王海中諸國皆封拜其君長明宗初即位安重誨用事鏐

致書重誨書辭熳重誨大怒是時供奉官烏昭遇韓玫使吴越既還玫誣昭遇稱臣舞蹈重誨乃奏削鏐王爵元帥尚父以太師致仕元瓘等遣人以絹表間道自陳安重誨死明宗乃復鏐官爵長興三年鏐卒年八十一謚曰武肅子元瓘立

嗚呼天人之際為難言也非徒自古術者好奇而幸中至於英豪草竊亦多自託於妖祥豈其欺惑愚衆有以用之歟蓋其興也非有功德積漸之勤而黥髠盜販崛

起於王侯而人亦樂為之傳歟考錢氏之終始非有德澤施及一方而百年之際虐用其人甚矣其動于氣象者豈非其孽歟是時四海分裂不勝其暴又豈皆然歟是皆無所得而推歟術者之言不中者多而中者少而人特喜道其中者歟

劉旻世家

多風神

劉旻漢高祖母弟也初名崇為人美鬚髯目重瞳子少

無賴嗜酒好博嘗黥為卒髙祖事晉為河東節度使以旻為都指揮使髙祖即帝位以為太原尹北京留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隱帝時累加中書令隱帝少政在大臣周太祖為樞密使新討三叛立大功而與旻素有隙旻頗不自安謂判官鄭珙曰主上幼弱政在權臣而吾與郭公不叶時事如何珙曰漢政將亂矣晉陽兵雄天下而地形險固十州征賦足以自給公為宗室老不以此時為計後必為人所制旻曰子言乃吾意也乃罷上

供征賦收豪傑籍丁民以益兵三年周太祖起魏隱帝遇弒旻乃謀舉兵周太祖之自魏入也反狀已白而漢大臣不即推尊之故未敢即立乃白漢太后立旻子贇為漢嗣遣宰相馮道迎贇于徐州當是時人皆知太祖之非實意也旻獨喜曰吾兒為帝矣何患乃罷兵遣人至京師周太祖少賤黥其頸上為飛雀世謂之郭雀兒太祖見旻使者具道所以立贇之意因自指其頸以示使者曰自古豈有雕青天子幸公無以我為疑旻喜益

信以為然太原少尹李驤曰郭公舉兵犯順其勢不能為漢臣必不為劉氏立後因勸旻以兵下太行控孟津以俟變庶幾贇得立贇立而罷兵可也旻大罵曰驤腐儒欲離間我父子命左右牽出斬之驤臨刑歎曰吾為愚人畫計死誠宜矣然吾妻病不可獨存願與之俱死旻聞之即并戮其妻于市以其事白漢以明無他已而周太祖果代漢降封贇湘陰公旻遣牙將李晉奉書周太祖求贇歸太原而贇已死旻即慟哭為驤立祠歲時

祠之乃以周廣順元年正月戊寅即皇帝位於太原以子承鈞為太原尹判官鄭珙趙華為宰相都押衙陳光裕為宣徽使遣通事舍人李𧦬間行使于契丹契丹永康王兀欲與旻約為父子之國旻乃遣宰相鄭珙致書兀欲稱姪皇帝以叔父事之而已兀欲遣燕王述軋政事令高勳以冊尊旻為大漢神武皇帝并冊旻妻為皇后兀欲性豪儁漢使者至輒以酒肉困之珙素有疾兀欲彊之飲一夕而以醉卒然兀欲聞旻自立頗幸中國

多故乃遣其貴臣述軋高勲以自愛黃騮九龍十二稻
玉帶報聘已而兀欲為述軋所弑述律代立旻遣樞密
直學士王得中聘于述律求兵以攻周述律遣蕭禹厥
率兵五萬助旻旻出陰地攻晉州為王峻所敗是歲大
寒旻軍凍餒亡失過半明年又攻府州為折德扆所敗
德扆因取岢嵐軍周太祖崩旻聞之喜遣使乞兵于契
丹契丹遣楊衮將鐵馬萬騎及奚諸部兵五六萬人號
稱十萬以助旻旻以張元徽為先鋒自將騎兵三萬攻

潞州潞州李筠遣穆令鈞以步騎三千拒元徽于太平驛元徽擊敗之遂圍潞州是時世宗新即位以謂旻幸周有大喪而天子新立必不能出兵宜自將以擊其不意自宰相馮道等多言不可世宗意甚鋭顯德元年三月親征甲午戰于高平李重進白重贇將左樊愛能何徽將右向訓史彦超居中軍張永德以禁兵衛蹕旻亦列為三陣張元徽居東偏楊衮居西偏旻居其中衮望周師謂旻曰勍敵也未可輕動旻奮髯曰時不可失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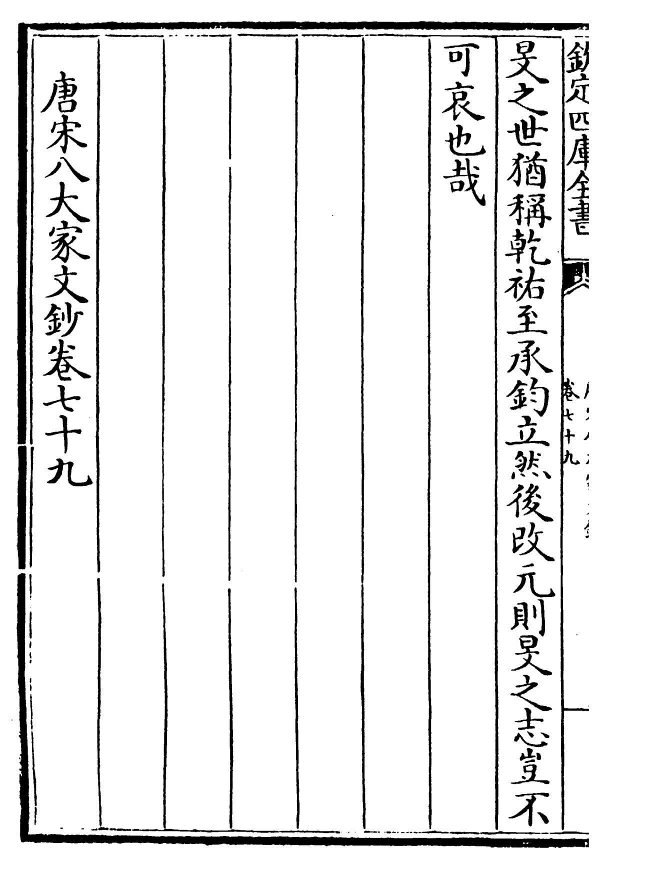
妄言也彦怒而去旻號令東偏先進王得中叩馬諌曰南風甚急非北軍之利也宜少待之旻怒曰老措大毋妄沮吾軍即麾元徽元徽擊周右軍兵始交愛能徽退走其騎軍亂步卒數千棄甲叛降元徽呼萬歲聲振川谷世宗大駭躬督戰士士皆奮命爭先而風勢愈盛旻自麾赤幟收軍軍不可遏旻遂敗日暮旻收餘兵萬人阻澗而止是時周之後軍劉詞將之在後未至而世宗鋭於速戰戰已勝詞軍繼至因乘勝追擊之旻又大敗

輜重器甲乘輿服御物皆為周師所獲旻獨乘契丹黃騮自雕窠嶺間道馳去夜失道山谷間得村民為鄉導誤趨平陽得他道以歸而張元徽戰殁于陣楊袞怒旻按兵西偏不戰故獨全軍而返旻歸為黃騮治廏飾以金銀食以三品料號自在將軍世宗休軍潞州大宴將士斬敗將樊愛能何徽等七十餘人軍威大振進攻太原遣符彥卿史彥超北控忻口以斷契丹援路太原城方四十里周師去城三百步圍之匝自四月至於六月

攻之不克而彥卿等為契丹所敗彥超戰歿世宗遽班師初周師之圍城也旻遣王得中送楊袞以歸因乞援兵于契丹契丹發數萬騎助旻遣得中先還至代州代州將桑珪殺防禦使鄭處謙以城降周并送得中於周世宗名問得中虜助兵多少得中言送袞歸無所求也世宗信之已而契丹敗符彥卿于忻口得中遂見殺旻自敗于高平已而被圍以憂得疾明年十一月卒年六十子承鈞立

或問十國固非中國有也然猶命以封爵而稱中國年號来朝貢者亦有之矣本紀之不書何也曰封爵之不書所以見其非中國有也其朝貢之来如四夷以四夷書之則甚矣問者曰四夷十國皆非中國有也四夷之封爵朝貢則書而十國之不書何也曰以中國而視四夷四夷之可也以五代之君而視十國四夷之則未可也故十國之封爵朝貢不如四夷則無以書之書如四夷則五代之君未可以四夷之也是以外而不書見其

自絶於中國焉爾問者曰外而不書則東漢之立何以書曰吾於東漢常異其辭於九國也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世亂則疑難之事多正疑處難敢不慎也周漢之事可謂難矣哉或謂劉旻嘗致書于周求其子贇不得而後自立然則旻之志不以亡漢為讎而以失子為讐也曰漢嘗詔立贇為嗣則贇為漢之國君不獨為旻子也旻之大義宜不為周屈其立雖未必是而義當不屈于周此其可以異乎九國矣終



旻之世猶稱乾祐至承鈞立然後改元則旻之志豈不可哀也哉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七十九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十

明 茅坤 撰

廬陵史鈔二十

四夷附録

歐公次契丹本末如畫録而識之較之史記匈奴傳特相伯仲

嗚呼四夷居處飲食隨水草寒暑徙遷有君長部號而

無世族文字記别至於弦弓毒矢彊弱相并國地大小興滅不常是皆烏足以考述哉惟其服叛去来能為中國利害者此不可以不知也自古夷狄之於中國有道未必服無道未必不来蓋自因其衰盛雖常置之治外而羈縻制馭恩威之際不可失也其得之未必為利失之有足為患可不慎哉作四夷附録尼嚕古穆稜穆稜四夷種號多矣其大者自以名通中國其次小遠者附見又其次微不足録者不可勝數其地環列九州之外

而西北常彊為中國患三代獫狁見於詩書秦漢以来匈奴著矣隋唐之間突厥為大其後有吐蕃回鶻之彊五代之際以名見中國者十七八而契丹最盛契丹自後魏以来名見中國或曰與庫莫奚同類而異種其居曰尼嚕古穆稜穆稜者河也是謂黄水之南黄龍之北得鮮界之故地故又以為鮮界之遺種當唐之世其地北接室韋東隣高麗西界奚國而南至營州其部族之大者曰達呼哩氏後分為八部其一曰達爾扎部二曰伊

斯𢾨部三曰舍𢾨部四曰諾爾威部五曰頗摩部六曰訥古齊部七曰濟勒勤部八曰實衮部部之長號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至其歲久或其國有災疾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為約本如此不敢爭其部大人約尼次立時劉仁恭據有幽州數出兵摘星嶺攻之每歲秋霜落則燒其野草契丹馬多饑死即以良馬賂仁恭求市牧地請聽盟約甚謹八部之人以為約尼不任事選於其衆以安巴

堅代之安巴堅亦不知何部人也為人多智勇而善騎射是時劉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安巴堅乘間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漢人教安巴堅曰中國之王無代立者由是安巴堅益以威制諸部而不肯代其立九年諸部以其久不代共責誚之安巴堅不得已傳其旗鼓而謂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吾欲自為一部以治漢城可乎諸部許之漢城在炭山東南灤河上有鹽鐵之利乃後魏滑鹽

縣也其地可植五穀安巴堅率漢人耕種為治城郭邑
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漢人安之不復思歸安巴堅知衆
可用用其妻舒嚕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諸
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鹽有主人可乎當
來犒我諸部以為然共以牛酒會鹽池安巴堅伏兵其
旁酒酣伏發盡殺諸部大人遂立不復代梁將篡唐晉
王李克用使人聘于契丹安巴堅以兵三十萬會克用
于雲州東城置酒酒酣握手約為兄弟克用贈以金帛

甚厚期共舉兵擊梁安巴堅遺晉馬千匹既歸而背約

遣使者袍笏美楞聘梁梁遣太府卿高頃軍將郎公遠

等報聘逾年頃還安巴堅遣使者嘉哩隨頃以良馬貂

裘朝霞錦聘梁奉表稱臣以求封冊梁復遣公遠及司

農卿渾特以詔書報勞别以記事賜之約共舉兵滅晉

然後封冊為甥舅之國又使以子弟三百騎入衛京師

克用聞之大恨是歲克用病臨卒以一箭屬莊宗期必

滅契丹渾特等至契丹安巴堅不能如約梁亦未嘗封

冊而終梁之世契丹使者四至莊宗天祐十三年安巴堅攻晉蔚州執其振武節度使李嗣本是時莊宗已得魏博方南向與梁爭天下遣李存矩發山北兵存矩至祈溝關兵叛擁偏將盧文進擊殺存矩亡入契丹契丹攻破新州以文進部將劉殷守之莊宗遣周德威擊殷而文進引契丹數十萬大至德威懼引軍去為契丹追及大敗之德威走幽州契丹圍之幽薊之間敵騎遍滿山谷所得漢人以長繩連頭繫之於木漢人夜多自解

逃去文進又教契丹為水車地道起土山以攻城城中
鎔銅鐵汁揮之中者輒爛墮德威拒守百餘日莊宗遣
李嗣源閻寶李存審等救之契丹數為李嗣源所敗乃
解去契丹比佗部族尤頑傲父母死以不哭為勇載其
尸深山置大木上後三歲往取其骨焚之酹而呪曰夏
時向陽食冬時向陰食使我射獵猪鹿多得其風俗與
奚靺鞨頗同至安巴堅稍并服旁諸小國而多用漢人
漢人教之以隸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

之約又制婚嫁置官號乃僭稱皇帝自號天皇王以其所居横帳地名為姓曰錫里錫里譯者謂之耶律名年曰天贊以其所居為上京起樓其間號西樓又於其東千里起東樓北三百里起北樓南木葉山起南樓往来射獵四樓之間契丹好鬼而貴日每月朔旦東向而拜日其大會聚視國事皆以東向為尊四樓門屋皆東向莊宗討張文禮圍鎮州定州王處直懼鎮且亡晉兵必并擊已遣其子郁說契丹使入塞以牽晉兵郁謂安巴

堅曰臣父處直使布愚欵曰故趙王王鎔王趙六世鎮州金城湯池金帛山積燕姬趙女羅綺盈廷張文禮得之而為晉所攻懼死不暇故皆留以待皇帝安巴堅大喜其妻舒嚕不肯曰我有羊馬之富西樓足以娛樂今捨此而遠赴人之急我聞晉兵彊天下且戰有勝敗後悔何追安巴堅躍然曰張文禮有金玉百萬留待皇后可共取之於是空國入寇郁之名契丹也定人皆以為契丹必為患不可名而處直不聽郁已去處直為其子

都所廢安巴堅攻幽州不克又攻涿州陷之聞處直廢而都立遂攻中山渡沙河都告急於莊宗莊宗自將鐵騎五千遇契丹前鋒於新城晉兵自桑林馳出人馬精甲光明燭日契丹愕然稍却晉軍乘之敵遂散走而沙河氷薄敵皆陷沒安巴堅退保望都會天大雪契丹人馬饑寒多死安巴堅顧盧文進以手指天曰天未使我至此乃引兵去莊宗躡其後見其宿處環結在地方隅整然雖去而不亂嘆曰彼法令嚴蓋如此也契丹雖無

所得而歸然自此頗有窺中國之志患渤海等重兵在其後欲擊渤海懼中國乘其虛乃遣使聘唐以通好同光之間使者再至莊宗崩明宗遣供奉官姚坤告哀於契丹坤至西樓而安巴堅方東攻渤海坤追至慎州見之安巴堅錦袍大帶垂後與其妻對坐穹廬中延坤入謁安巴堅問曰聞爾河南北有兩天子信乎坤曰天子以魏州軍亂命總管令公將兵討之而變起洛陽亾問令至矣總管返兵河北赴難京師為衆所推已副人望

安巴堅仰天大哭曰晉王與我約為兄弟河南天子即吾兒也昨聞中國禍亂欲以甲馬五萬往助吾兒而渤海未除志願不遂又曰我兒既沒理當取我商量新天子安得自立坤曰新天子將兵二十年位至大總管所領精兵三十萬天時人事其可得違其子托雲在側曰使者無多言蹊田奪牛豈不為過坤曰應天順人豈比匹夫之事至如天皇王得國而不代豈彊取之耶安巴堅即慰勞坤曰理正當如是爾又曰吾聞此兒有宮婢

二千人樂官千人放鷹走狗嗜酒好色任用不肖不惜人民此其所以敗也我自聞其禍即舉家斷酒解放鷹犬罷散樂官我亦有諸部樂官千人非公宴不用我若所為類吾兒則亦安能長久又謂坤曰吾能漢語然絶口不道於部人懼其効漢而怯弱也因戒坤曰爾當先歸吾以甲馬三萬會新天子幽鎮之間共為盟約與我幽州則不復侵汝矣安巴堅攻渤海取其扶餘一城以為東丹國以其長子人皇王托雲為東丹王已而安巴

堅病死舒嚕護其喪歸西樓立其次子元帥太子耀庫濟坤從至西樓而還當安巴堅時有韓延徽者幽州人也為劉守光參軍守光遣延徽聘于契丹延徽見安巴堅不拜安巴堅怒留之不遣使牧羊馬久之知其材召與語奇之遂用以為謀主安巴堅攻党項室韋服諸小國皆延徽謀也延徽後逃歸事莊宗莊宗客將王緘譖之延徽懼求歸幽州省其母行過常山匿王德明家居數月德明問其所向延徽曰吾欲復走契丹德明以為

不可延徽曰安巴堅失我我如喪兩目而折手足令復得
我必喜乃復走契丹安巴堅見之果大喜以謂自天而
下安巴堅僭號以延徽為相號政事令契丹謂之崇文
令公後卒契丹耀庫濟後更名德光葬安巴堅木葉山
謚曰大聖皇帝後更其名曰億德光立三年改元曰天
顯遣使者以名馬聘唐并求碑石為安巴堅刻銘明宗
厚禮之遣飛勝指揮使安念德報聘定州王都反唐遣
王晏球討之都以蠟丸書走契丹求援德光遣托諾策

稜等以騎五千救都都及托諾擊晏球於曲陽為晏球所敗德光又遣特哩衮和敏益托諾以騎七千晏球又敗之于唐河和敏與數騎返走至幽州為趙德鈞所執而晏球攻破定州擒托諾策稜皆送京師明宗斬托諾等而赦和敏選其壯健者五十餘人為契丹直初安巴堅死長子東丹王托雲當立其母舒嚕遣其幼子安圖少君之扶餘代之將立以為嗣然舒嚕尤愛德光德光有智勇素已服其諸部安圖已去而諸部希舒嚕意共立

德光托雲不得立長興元年自扶餘泛海奔于唐明宗因賜其姓為東丹而更其名曰慕華以其來自遼東乃以瑞州為懷化軍拜慕華懷化軍節度瑞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其部曲五人皆賜姓名罕扎曰罕友通瑪古曰穆順義薩喇曰羅賓德伊縣曰易師仁哈里曰蓋来賓以為歸化歸德將軍郎將又賜前所獲和敏姓名曰狄懷惠聶呼曰列知恩策稜曰原知感福郎曰服懷造伊聶濟曰乙懷宥其餘為契丹直者皆賜姓名二年更

賜托雲姓李更其名曰贊華三年以贊華為義威軍節度使契丹自安巴堅時侵滅諸國稱雄北方及救王都為王晏球所敗喪其萬騎又失和敏等皆名將而舒嚕尤思念托雲自是卑辭厚幣數遣使聘中國因求歸和敏策稜等唐輒斬其使而不報當此之時中國之威幾振距幽州北七百里有榆關關東臨海北有兎耳覆舟山山皆斗絕並海東北有路狹僅通車其旁地可耕種唐時置東西狹石淥疇米磚長揚黃花紫蒙白狼等戍

以扼契丹於此戍兵常自耕食惟衣絮歲給幽州久之皆有田宅養子孫以堅守為已利自唐末幽薊割據戍兵廢散契丹因得出陷平營而幽薊之人歲苦寇鈔自涿州至幽州百里人跡斷絕轉餉常以兵護送契丹多伏兵於鹽溝以擊奪之莊宗之末趙德鈞鎮幽州於鹽溝置良鄉縣又於幽州東五十里築城皆戍以兵及破和敏等又於其東置三河縣由是幽薊之人始得耕牧而輸餉可通德光乃西徙横帳居庫哩泊出寇雲朔之

間明宗患之以石敬塘鎮河東總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禦之應順清泰之間調發饋餉遠近勞敝德光事其母甚謹常侍立其側國事必告而後行石敬塘反唐遣張敬達等討之敬塘遣使求救於德光德光白其母曰吾嘗夢石郎召我而使者果至豈非天耶母召胡巫問吉凶巫言吉乃許是歲九月契丹出雁門車騎連亘數十里將至太原遣人謂敬塘曰吾為爾今日破敵可乎敬塘報曰皇帝赴難要在成功不在速大軍遠來而

唐軍甚盛願少待之使者未至而兵已交敬達大敗敬塘夜出北門見德光約為父子問曰大兵遠来戰速而勝者何也德光曰吾謂唐兵能守鴈門而扼諸險要則事未可知今兵長驅深入而無阻吾知大事必濟且吾兵多難久宜以神速破之此其所以勝也敬達敗退保晉安寨德光圍之唐遣趙德鈞延壽救敬達而德鈞父子按兵團柏谷不救德光謂敬塘曰吾三千里赴義義當徹頭乃築壇晉城南立敬塘為皇帝自解衣冠被之

冊曰咨爾子晉王予視爾猶子爾視予猶父已而楊光遠殺敬達降晉晉高祖自太原入洛陽德光送至潞州趙德鈞延壽出降德光謂晉高祖曰大事已成吾命大相溫從爾渡河吾亦留此俟爾入洛而後北臨訣執手噓欷脫白貂裘以衣高祖遺以良馬二十匹戰馬千二百匹戒曰子子孫孫無相忘時天顯九年也高祖已入洛德光乃北執趙德鈞延壽以歸德鈞幽州人也事劉守光守光守文為軍校莊宗伐燕得之賜姓名曰李紹斌其

子延壽本姓劉氏常山人也其父刓為蓨縣令劉守文攻破蓨縣德鈞得延壽并其母种氏而納之因以延壽為子延壽為人資質姸柔稍涉書史明宗以女妻之號興平公主莊明之世德鈞鎮幽州十餘年以延壽故尤見信任延壽明宗時為樞密使罷至廢帝立復以為樞密使晉高祖起太原廢帝遣延壽將兵討之而德鈞亦請以鎮兵討賊廢帝察其有異志使自飛狐出犨其後而德鈞南出吳兒會延壽於西唐延壽因以兵屬之廢

帝以德鈞為諸道行營都統延壽為太原南面招討使德鈞為延壽求鎮州節度使廢帝怒曰德鈞父子握彊兵求大鎮茍能敗契丹而破太原雖代予亦可若玩寇要君但恐犬兎俱斃因遣使者趣德鈞等進軍德鈞陰遣人聘德光求立已為帝德光指穹廬前巨石謂德鈞使者曰吾已許石郎矣石爛可改也德光至潞州鎖德鈞父子而去德光母舒嚕見之問曰汝父子自求為天子何耶德鈞慚不能對悉以田宅之籍獻之舒嚕問何在

曰在幽州舒嚕 曰幽州屬我矣何獻之為明年德鈞死德光以延壽為幽州節度使封燕王契丹當莊宗明宗時攻陷營平二州及已立晉又得雁門以北幽州節度管内合一十六州乃以幽州為燕京改天顯十一年為會同元年更其國號大遼置百官皆依中國參用中國之人晉高祖每遣使聘問奉表稱臣歲輸絹三十萬匹其餘寶玉珍異下至中國飲食諸物使者相屬於道無虛日德光約高祖不稱臣更表為書稱兒皇帝如家人

禮德光遣中書令韓頻奉册高祖為英武明義皇帝高祖復遣趙瑩馮道等以太常鹵簿奉册德光及其母尊號終其世奉之甚謹高祖崩出帝即位德光怒其不先以告而又不奉表不稱臣而稱孫數遣使者責晉晉大臣皆恐而景延廣對契丹使者語獨不遜德光益怒楊光遠反青州招之開運元年春德光傾國南寇分其衆為三西出鴈門攻并代劉知遠擊敗之于秀容東至于河陷博州以應光遠德光與趙延壽南攻陷貝州德光

屯元城兵及黎陽晉出帝親征遣李守貞等東馳馬家渡擊敗契丹而德光與晉相距于河月餘聞馬家渡兵敗乃引衆擊晉戰于戚城德光臨陣望見晉軍旗幟光明而士馬嚴整有懼色謂其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家兵馬半已餓死何其盛也兵既交殺傷相半陣間斷箭遺鏃布厚寸餘日暮德光引去分其兵為二一出滄州一出深州以歸二年正月德光復傾國入寇圍鎮州分兵攻下鼓城等九縣杜重威守鎮州閉壁不敢出契丹南

掠邢洺磁至于安陽河千里之內焚剽殆盡契丹見大桑木罵曰吾知紫披襖出自汝身吾豈容汝活耶束薪於木而焚之是時出帝病不能出征遣張從恩安審琦皇甫遇等禦之遇前渡漳水遇契丹戰于榆林幾為所獲審琦從後救之契丹望見塵起謂救兵至引去而從恩畏怯不敢追亦引兵南走黎陽契丹已北而出帝疾少間乃下詔親征軍于澶州遣杜重威等北伐契丹歸至古北聞晉軍且至即復引而南及重威戰于陽城衛村

晉軍饑渴鑿井輒壞絞泥汁而飲德光坐奚車中呼其衆曰晉軍盡在此矣可生擒之然後平定天下會天大風晉軍奮死擊之契丹大敗德光喪車騎一白槖駞而走至幽州其首領大將各笞數百獨趙延壽免焉是時天下旱蝗晉人苦兵乃遣開封府軍將張暉假供奉官聘于契丹奉表稱臣以脩和好德光語不遜然契丹亦自厭兵德光母舒嚕嘗謂晉人曰南朝漢兒爭得一向卧耶自古聞漢來和蕃不聞蕃去和漢若漢兒實有回

心則我亦何惜通好晉亦不復遣使然數以書招趙延壽延壽見晉衰而天下亂嘗有意窺中國而德光亦嘗許延壽滅晉而立之延壽得晉書偽為好辭報晉言身陷敵思歸約晉發兵為應而德光將高牟翰亦詐以瀛州降晉晉君臣皆喜三年七月遣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等出兵為延壽應兵趨瀛州牟翰空城而去晉軍至城下見城門皆啓疑有伏兵不敢入遣梁漢璋追牟翰及之漢璋戰死重威等軍屯武彊德光聞晉兵出乃入

寇鎮州重威西屯中渡與德光夾水而軍德光分兵並西山出晉軍後攻破欒城縣縣有騎軍千人皆降於敵德光每獲晉人刺其面文曰奉勅不殺縱以南歸重威等被圍糧絶遂舉軍降德光喜謂趙延壽曰所得漢兒皆與爾因以龍鳳赭袍賜之使衣以撫晉軍亦以赭袍賜重威遣傅往兒監張彥澤將騎二千先入京師晉出帝與太后為降表自陳過咎德光遣嘉哩以手詔賜帝曰孫兒但勿憂管取一喫飯處德光將至京師有司請

以法駕奉迎德光曰吾躬擐甲冑以定中原太常之儀不暇顧也止而不用出帝與太后出郊奉迎德光辭不見曰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耶四年正月丁亥朔旦晉文武百官班于都城北望帝拜辭素服紗帽以待德光被甲衣貂裘貂帽立馬于高岡百官俯伏待罪德光入自封丘門登城樓遣通事宣言諭衆曰我亦人也可無懼我本無心至此漢兵引我來爾遂入晉宫宫中嬪妓迎謁皆不顧夕出宿于赤岡封出帝負義侯遷于黄

龍府癸巳入居晉宫以契丹守諸門門廡殿庭皆磔犬掛皮以為厭勝甲午德光本服視朝于廣政殿乙未被中國冠服百官常參起居如晉儀而氊裘左袵胡馬奚車羅列堦陛晉人俛首不敢仰視二月丁巳朔金吾六軍殿中省仗太常樂舞陳于廷德光冠通天冠服絳紗袍執大珪以視朝大赦改晉國為大遼國開運四年為㑹同十年德光嘗許趙延壽滅晉而立以為帝故契丹擊晉延壽嘗為先鋒虜掠所得悉以奉德光及其母舒

嚕德光已滅晉而無立延壽意延壽不敢自言因李崧以求為皇太子德光曰吾於燕王無所愛惜雖我皮肉可為燕王用者吾可割也吾聞皇太子是天子之子燕王豈得為之乃命與之遷秩翰林學士張礪進擬延壽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德光索筆塗其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止以為中京留守大丞相而延壽前為樞密使封燕王皆如故又以礪為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晉故相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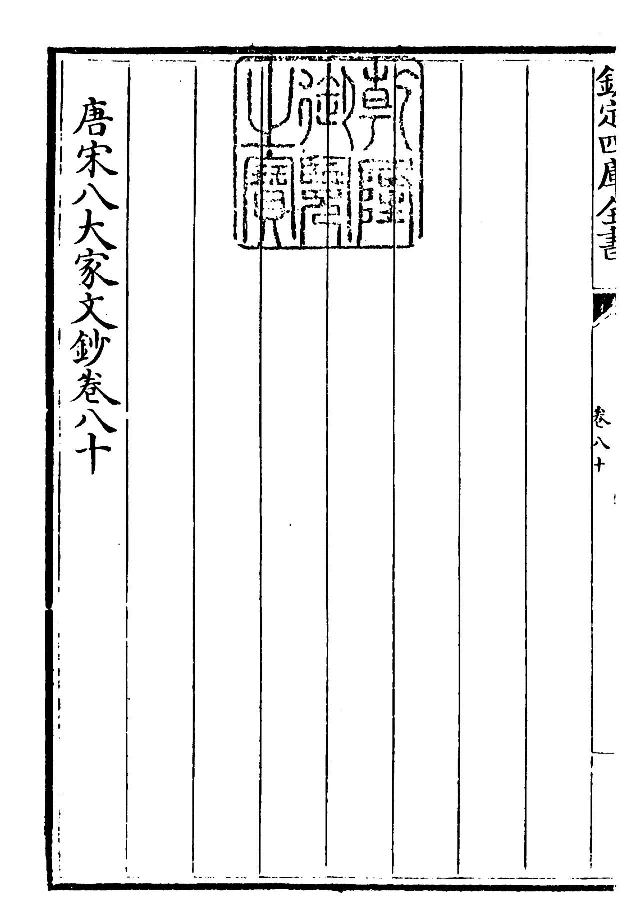
凝並爲宰相礪明宗時翰林學士晉高祖起太原唐廢帝遣礪督趙延壽進軍於團柏谷已而延壽爲德光所鎻并礪遷于契丹德光重其文學仍以爲翰林學士礪嘗思歸逃至境上爲追者所得德光責之礪曰臣本漢人衣服飲食言語不同今思歸不得生不如死德光顧其通事唐高英曰吾戒爾輩善待此人致其逃去過在爾也因笞唐英一百而待礪如故其愛之如此德光將視朝有司給延壽貂蟬冠礪三品冠服延壽與礪皆不

肯服而延壽别為王者冠以自異礪曰吾在上國時晉遣馮道奉册北朝道賫二貂冠其一宰相韓延徽冠之其一命我冠之今其可降服耶卒冠貂蟬以朝三月丙戌朔德光服靴袍御崇元殿百官入閤德光大悦顧其左右曰漢家儀物其盛如此我得於此殿坐豈非眞天子耶其母舒嚕遣人賫書及安巴堅明殿書賜德光明殿若中國陵寢下宫之制其國君死葬則於其墓側起屋謂之明殿置官屬職司歳時奉表起居如事生置明

殿學士一人掌答書詔每國有大慶弔學士以先君之命為書以賜國君其書常曰報兒皇帝云德光已滅晉遣其部族酋豪及其通事為諸州鎮刺史節度使括借天下錢帛以賞軍胡兵人馬不給糧草日遣數十騎分出四野刼掠人民號為打草穀東西二三千里之間民被其毒遠近怨嗟漢高祖起太原所在州鎮多殺契丹守將歸漢德光大懼又時已熱乃以蕭翰為宣武軍節度使翰契丹之大族其號阿巴翰之妹亦嫁德光而阿

巴本無姓氏契丹呼為國舅及將以為節度使李崧為
製姓名曰蕭翰於是始姓蕭德光已留翰守汴乃北歸
以晉内諸司伎術宫女諸軍將卒數千人從自黎陽渡
河行至湯陰登愁死岡謂其宣徽司高勲曰我在上國
以打圍食肉為樂自入中國心常不快若得復吾本土
死亦無恨勲退而謂人曰是將死矣相州梁暉殺契丹
守將閉城距守德光引兵攻破之城中男子無少長皆
屠之婦女悉驅以北後漢以王繼宏鎮相州得髑髏千

數萬枚為大塜葬之德光至臨洺見其井邑荒殘笑謂
晉人曰致中國至此皆燕王為罪首又顧張礪曰爾亦
有力焉德光行至欒城得疾卒于殺虎林契丹破其腹
去其腸胃實之以鹽載而北晉人謂之帝羓馬永康王
烏雲立謚德光為嗣聖皇帝號安巴堅為太祖德光為
太宗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十